



福斯特城中心广场。作者供图

## 福斯特城笔记

## 低血糖犯了

李治山/银川

2020年6月20日午饭前,邻居Gigi隔墙递过来一条消息,福斯特城图书馆在免费派送儿童读物。岂能错过!我来不及换装,骑自行车就跑。

到图书馆一看,傻眼了——门是锁着的,门口没有人,馆内黑灯瞎火,门厅处的还书机器也处于黑屏状态。玻璃门上有一张看不懂的英文告示,想来是Gigi情报不太准确,只好打道回府。此时才想起孙子说过,当天停电,图书馆不开门。

来得匆忙,回得悠闲,顺路去中心广场转了转。中心广场不大,只是浩瀚湖水边一圈宽点的步行道而已,加上草坪也只是湖面的一个角,与国内的广场不可同日而语。

湖上有两艘游船,还有七八艘单人帆船在追逐,更有数不清的人在游泳,远处还有数不清的加拿大鹅也在游泳。岸边草坪上也有人和鹅,鹅在吃青草,人在沐浴阳光。草坪与广场间开满了各色玫瑰、茉莉、百子莲,润甜了空气,润甜了人心。在美国生活,看人是一大绝,全球各色人种都有,我就那样推着自行车边走边看,最后发现自己迷路了。

我骑进了一个破旧的小区,小区上空的高压线路乱得像蜘蛛网,路面很窄,绿化也丑。糟了!我是不是已经骑出了福斯特城,进入所谓的“穷人区”了?迷茫了一会儿,终于发现高压线可以引路。几十年的电力生涯,让我对居住地的高压线路很熟悉,瓷瓶数量和铁塔型号导线直径基本能看个八九不离十。眼前这条老旧的高压线路,正好和大华超市门前那条线路是一个等级。沿着这条高压线走,找大华超市,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骑着骑着,我四肢发软,全身无力,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症状。

真想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要点吃的,又怕碰到不懂中文的人。美国人家家

有枪,万一被误会,人家掏出枪来怎么办?最后想起了美国的规矩:院子里的果树,树枝伸过墙到了邻居家,邻居就有权采摘;伸出墙外到了公共地盘上,路人就可以采摘。我很快找到一棵苹果树,往院子里看了一下,里面没有枯树,也没有奇花异草,墙根好像还有一丛绿油油的韭菜或小葱。我断定是中国移民,就大胆摘了两颗青苹果,转过弯狼吞虎咽起来。

酸苹果入腹,低血糖症状稍微好了一些,但还是饿。重新回到大路上,抬头望见一座教堂顶上的十字架。这不是我以前进去学过英语的地方吗?往前过一个路口不就是大华超市吗?继续走,很快就到了Elementary学校。突然想起学校门口有免费食品,急忙奔向窗口。里面的美女问了一句,我没听懂,但我伸出指头说“two”。她给了我两个纸袋,又指着旁边的纸箱问。我还是没听懂,又伸出指头说“two”。她摇了摇头说:“one!”这下我听懂了,她只愿意给我一箱。但我坚持说“two”,没想到她更坚决,不容分说就抱起一个箱子塞进我怀里,大笑着说:“okay,bye!”

现在想起来,我当时是饿得连一和二都分不清了。走远了才发现,她给了我两份快餐和一箱子蔬菜。我的天,我拿蔬菜干什么?

我躲进学校足球场的墙角,鸡腿还是热的,来一个,蛋糕太甜,只能吃一块,又喝了一盒牛奶,吃了两颗草莓。一份儿童餐基本被我吃光,第二份和蔬菜水果被我带回了家。

家人们其实已经有些着急了,见我安全回来,没有过多责备。倒是孙子孙女不依不饶,学着卡梅拉的台词教训我:“我都告诉你那边停电,你还要乱跑,真是稀里糊涂的爷爷。”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农村兵》《火从冰上来》等6部作品。)

## 散文橱窗

## 枸杞园的风

柳风/北京

记忆深处,总有一阵风,从枸杞枝头轻轻拂来,裹挟着岁月的芬芳与思念的苦涩。

清晨,风从挂满红宝石般的枸杞枝头悠悠醒来。那些饱满的枸杞,在竹篮里轻轻碰撞出晨光,奏响一曲迎接朝阳的乐章。此时,母亲的白发在风中飘动,宛如一片尚未收获的棉花,在晒场的西头,与天上的云朵相互摇曳、飘荡,诉说着流逝的时光。父亲弯曲的身影,在杞园忙碌着。草帽好似在给广袤的大地钉上金色的纽扣,而风,温柔地数着他额头上滑落的汗珠。

每当清明时节,风就会带着特殊的使命,翻开黄土的账簿。柳笛曾经吹落的音符,如今都已长成坟前新发的枸杞苗,稀稀拉拉的黑枸杞就像黑宝石一样,蕴含着对逝去亲人的无尽怀念。月光洒在磨刀石上,反复淬炼,将我的乡愁锻打成一把生锈的钥匙。然而,这把钥匙却再也打不开那扇承载着无数回忆的木门,只留下满心怅惘。

风从故乡来,从亲人的身边缓缓吹来。在那片杞园里,风拂过父母的身影,勾勒出他们劳作的模样。一朵云轻轻地擦拭着湛蓝的天空,就像它追逐着北归的大雁,永不停歇。风是光阴的碎片,它穿梭在我的内心深处,成为时间最忠实的见证者。那些活在风里的亲人,时常在我的泪花中若隐若现,在我泪花里走动的每一个身影、每一个面容,都饱含着内心深处的挚爱和眷恋。

杞园的风,还吹着宽口井上的泪花,吹着坟头上随风摇曳的小草,吹着喷泉中流淌出的悲悯曲调。它仿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乐师,弹奏着我的心弦,触动着我的灵魂,也见证着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。清明时节,柳笛响起,风便从坟头拔出新生的草茎,在月光下,编织着我那永远也收不拢的破箩筐。就像我的思念,无边无际,难以寄托。

风再次从枸杞枝头起身,带着红果的甜涩,在母亲皴裂的指尖,凝结成霜,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父亲佝偻的身影在果架上翻动着秋天,一粒粒红玛瑙般的枸杞,在他眼中,就像是数不完的星斗,承载着生活的希望。当风擦拭清晨的时候,母亲掉下的白头巾,落在枸杞筐上,宛如杞园的云,深红衬托着洁白,火热而又清冷。风在磨刀石上啃噬着铁锈,我们的乡音,在时光的打磨下越来越薄,最终透亮成一句含泪的哽咽,饱含着对亲人的思念与无奈。

风从家门前的晒谷场徐徐吹来,带着麦壳的微芒,带着稻穗的馨香,在父亲弯曲的脊背上写下金黄的印记。一朵云擦拭天空的时候,母亲的白发在风中飘成了另一朵云,轻柔而又缥缈。那些活在风里的面容,总会在清明时节,从柳笛的孔洞中一一浮现,勾起心底深处的回忆。井台边的青苔知晓,所有未说出口的思念,都沉在桶底,如同那年打碎的月亮,支离破碎,却又刻骨铭心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宁夏中宁人,现居北京。)